国际战略研究简报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Report
第5期
2007年7月18日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办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东亚安全圆桌论坛
“朝核问题与东亚安全秩序的转型”会议综述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朱 锋

2007年6月10—12日，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和中国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在北京举办了题为“朝核问题与东亚安全秩序的转型”的圆桌论坛，来自中国、日本、美国和韩国的二十余位专家和学者出席会议，就当前朝核僵局长期化背景下东亚安全出现的新变化、新问题和新趋势进行了为期一天半的深入、坦率的研讨和交流。与会各方的主要观点归纳如下。

一、关于东亚安全的走势

与会者认为，东亚安全正处在深刻的转型进程中。中国的崛起、美国地区安全战略的调整、日本上升的民族主义和大国化趋势、朝核问题等因素共同构成了区域安全转型最重要的推动因素。问题是东亚安全转型的方向仍然不确定，东亚国际体系拥有两种潜在的发展方向：合作与冲突。合作的代表性努力在于如何建立一个区域性的多边安全机制，可能加剧冲突的问题则是“价值观外交”、双边军事同盟向多边军事同盟的扩大以及领土、历史和能源等问题所激发的对立情绪的进一步升级。

与会者认为，讨论如何建立地区安全机制的时间已经到来，原因非常清楚：第一，中美两大强国在本地区的潜在“安全困境”正在深化；第二，中国的崛起以及周边国家将如何应对还无法完全确定；第三，美国正在重新制定自己的东亚

安全战略；第四，日本的“正常化”正带来新的不安全感。所有这些因素加剧了地区安全转型的不确定感，需要建立一种多边机制来加强对话和协调，但东亚多边安全机制不会在短期内形成。从欧洲共同体的历史来看，德国的统一和欧盟的演进是一个漫长过程。东亚区域多边安全机制同样可能是一个讨论时间将跨越几十年的长期项目。困扰东亚安全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区域安全机制能否在就共同理念和价值观达成一致之前实现呢？区域内各国的看法迄今是截然不同的。

在长期内，东亚的地区秩序将取决于中美关系。中美在经济领域的相互依赖在增强。但是，由于政治因素的作用，在美国还没有专业游说人员认真关注中美之间广泛的战略联系，因为这会被指控为因一己私利而危害美国的国家安全。中美的经贸交往迄今对战略关系稳定的作用非常有限。至于马六甲海峡问题，如果这是一个“管理”问题，而不是一个“国际关系”问题，那么是否有将中国海军请入的必要呢？其他的能源通道是否也易于受到美国的拦截？这些考虑对中国的海军实力来说有什么意义？这又带来了另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地区中等强国，韩国希望看到什么样的大国关系？最好的结果是出现一个类似欧盟的区域共同体，但这在很多年内都不可能实现，所以并非一个可行的选择。其次的结果是一个权力制衡体系，但问题是谁来制衡？对韩国来说最不幸的结果是中日走向冲突，而这似乎是目前最接近现实的一种趋势。若要改变之，韩国需要做什么？韩国不是一个真正有实力的“制衡者”，可能更像一个大国冲突的“受害者”。

与会的韩国学者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如果未来的东亚秩序注定仍是“霸权体系”，让中国成为一个“良性霸权”需要什么条件呢？他们的标准是：中国可以制衡日本并同时维持有效的和平与合作吗？中国可以保证东亚的石油供应安全与能源合作吗？中国会支持东北亚、东南亚中等国家实现经济繁荣吗？如果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韩国学者表示他们乐见中国成为一个良性的地区霸权。虽然“争霸”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但韩国学者的观点对于中国思考和审视自己的区域角色仍具有启发性。

二、关于朝核问题与六方会谈

朝核问题是东北亚政治内在矛盾纵横交错的缩影。朝核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朝鲜内部的政权危机，因此其他国家很难插手来解决。为了解决朝鲜的政权危机，缔结和平条约和提供安全保证是六方会谈的选择之一，也需要美、日、韩部分甚至全部解除对朝鲜政权的孤立、制裁和压力。然而，朝鲜政权可能会因为金正日的健康原因而突然崩溃，因此其他五国需要制定危机处理计划，应对可能出现的涉及难民、核材料和朝鲜军队的走向等诸多“后金时代”的棘手问题。当

然，东亚各国对朝鲜崩溃的反应将取决于朝鲜会发生什么。如果没有发生改朝换代，那么首先攫取权力的军方将会掌握政权，但他们将维持一个怎样的政府以及如何制定对外政策？这些问题都不明朗。这种不确定性使对朝鲜核武器的国际关注变得更加重要。如果崩溃发生，中国将会遭受直接冲击。难民问题不能由中国单独来承担，必须通过国际协作来解决。

与会者认为，应该假设朝鲜目前已经拥有核武器，不能简单地幻想朝鲜还能“退回去”。虽然朝鲜可能会崩溃，但我们仍然不得不接受它，并对朝鲜现行政治体制还会继续存活下去有所准备。朝鲜目前的行为不是源于疯狂，而是一种战略。其他五个国家并没有做好回应的准备（也许是因为缺乏共识），所以它们只能进行策略性回应。因此，一个战略上追求和运用“核筹码”的朝鲜，和没有明确的朝鲜政策战略、只能在战术上简单回应的五国，造就了今天六方会谈难有突破性进展的最大原因。例如，朝鲜和韩国正在不断扩大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合作。在韩国，人们对核武器的担忧要小于对地区不稳定的担忧。该态度表明，核武器并不能显著改变他们所面临的威胁。

美国、俄罗斯、韩国和中国可能会被说服去接受一个拥有核武器的朝鲜，但日本绝对不会，因为这样的朝鲜对日本来说绝对是一个直接威胁，而且尚不清楚美国对日本的安全承诺是否是无条件的。出于在威胁感知上的分歧，日本正寻求重新武装自己，关于是否推行核计划的争论也仍在继续。这一切都将对区域稳定和日美同盟关系产生影响。另一个因素是日本国内民族主义的兴起，年轻一代认为中国是区域安全的最大威胁。朝核问题的长期化只能加剧日本对“中国威胁”的看法，使其认为中国故意包庇朝鲜以便利用后者的核能力来威胁日本。历史上，朝鲜一直是中日之间的导火索。中日两国都希望朝鲜保持无核化，但迫切程度不一样。中朝关系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传统的历史关系让中国很难对朝鲜采取强硬措施。朝鲜问题是检验中日关系的重要手段———它会促进未来的合作还是冲突？这同样是当前中韩关系必须回答的问题。在短期内，朝鲜核危机将保持僵局，除非有外部力量的刺激。另外一种可能来自朝鲜内部的变化。就此而言，危机处理是一个主要问题。中美韩需要合作，以讨论当这样的危机出现时应采取什么措施，以及如何将一个新朝鲜纳入国际体系。

三、关于亚洲的大国关系

多边关系在亚洲发展迅速，但由于竞争、不信任、缺乏透明和不同的国家价值，所以不太可能成为构建长期持续的安全机制的基础。历史问题的无法解决和军事力量的转型造成了更多的不确定性。然而，实现合作和建立信任的可能性

正在增加，例如在能源、环境、人道主义援助以及尚属有限的海上安全合作等领域。韩国非常希望通过多边主义来制衡大国，但美国的联盟在本地区的存在使中国很不愿意加入此类机制安排。然而，美国一直在积极支持这些机制安排，希望以此来降低维持地区安全的成本。关键问题在于：美国如何能够适应中国的崛起？美国期望且需要中国的合作来共同应对中国的崛起，安全机制会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如果多边安全机制无法建立，中美两国就应该努力建设双边的安全机制，增加透明度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中韩在六方会谈中的合作是基于中国对朝鲜拥有的强大影响力。如果中国不拥有这点，两国的合作可能就不会那么迫切。但是，朝鲜半岛上的国家从来没有同时面对过强大的中国和强大的日本。韩国第一次开始挑战美国是在2000年，当时它公开对美国要其终止阳光政策的要求说“不”，这是在布什政府上台之前发生的。即使没有朝鲜的威胁，韩国也不太可能敌视中国。经济上，韩国依赖于中国。军事上，韩国并不把中国视作威胁，但它与美国开始保持距离是因为担心未来来自中国的潜在威胁。韩国通过与中国合作来获得的安全要大于与之抗衡获得的安全。

中国的快速发展使得日本开始担忧其地区大国的地位。在日本，目前仍然存在强大的反对核计划的力量，所以日本的核武化不太可能成为现实。但是，日本的重要战略目标是通过组织“价值观联盟”来制衡中国力量。这虽然很难成功，却代表了日本的战略选择。这也意味着美国必须抱着担忧的心态介入东亚地区事务，这同时也增加了东亚在战略上和安全上对美国的依赖。

中日关系取决于彼此的经济繁荣、权力和傲慢；最大的威胁来自傲慢，或是截然对立的认同。持续增长的经济相互依赖增加了和平因素，军事力量的增长则可能导致安全困境，但冲突带来的军事和经济代价将会非常巨大。不过，各国都具有风险意识从而会努力控制冒险政策。因此，历史问题虽然严峻，但并不必然带来冲突。由于冲突的物质代价太大，历史问题导致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很低。韩国是一个民族主义非常强烈的国家，而且也深受历史问题的困挠，但它和中日之间的紧密关系都没有受到破坏。中日之间有严峻的历史问题冲突，但两国领导人都在寻求改善关系。最令人担心的是民族主义基础上的“傲慢”，它会通过鼓吹军事和经济上的所谓国家利益的不可动摇性而加剧冲突，这是唯一且最大的双边威胁。

编辑：梅然　　审校：王缉思　　地址：北京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邮编：100871
网址：www.sis.pku.edu.cn　　电话：86-10-62756530　　传真：86-10-62759302
邮件地址：CISS@pku.edu.cn